

法苑珠林卷第十之三

高十

唐 西 明 寺 沙 門 釋 道 世 撰

納妃部第九此別六部

述意部 猛謗部 灌帶部 求婚部

述意部第一

胎難部 神異部

灌帶部第二

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脫屣尋真其於
斯矣故維摩經曰先以欲鉤牽後今入佛道
也

夫法身無形隨應而現機緣萬途故化迹非
一或離欲而受道或處染而現權若不示其

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立爲太子勑
既至已諸國王及群臣等至時並皆雲集看
立太子放大鴻恩

納妃凡識謗非人種雖示五欲之境不壞一
心之志故歷王城之門衰老病死之八苦乃

長安西明寺道宣律師者德鏡玄流業高清
素精誠苦行畢命終身早得從師五十餘年

棲遑問道志在住持但一事可觀資成三寶
綏緝儀範百有餘卷結集高軌屬有深旨專
以大唐乾封二年仲春之節身在京師城南
清宮故淨業寺遂靜修道年至桑榆氣力將
衰專念四生又思三會忽以往緣幽靈顧接
病漸瘳降勵力殷仰遂感冥應時有諸天四
王臣佐至律師房門似人行動蹠足出聲律
師問言是誰答言弟子張瓊律師又問何處
禮越答言弟子是第一欲界南天王之第十
五子王有九十一子英略神武各御邦都所

統海陸道俗區分持犯界別並親受佛教護
持善惡使遺法載隆積殞其功也依經即是
護世四王南方毗留離王之子常加守衛不
徒設也律師又問檀越既遺德劣故來相看
何故門首不入答云弟子不得佛教不敢輒
入律師云願入就座入已禮敬伏坐律師又
問檀越旣篤信三寶又受佛囑護持善來相
高十
看何不現形答言弟子報身與餘人別光色
又異驚動衆心共師言論足得不勞現身律
師又問貧道入春已來氣力漸弱醫藥無効

未知報命遠近答云律師報欲將盡無煩醫藥律師又問定報何日答云何須道時但知律師不久報盡生第四天爾勒佛所律師又問同伴是誰答云弟子第三兄張興通敏超悟信重釋宗撰祇洹圖經百有餘卷烈峙天宮無聞地府律師承此告及涌思尋之請述用開道俗又有天人韋琨亦是南天王八大將軍之一臣也四天王合有三十二將斯人爲首生知總慧早離欲塵清淨梵行修童真業而受佛囑弘護在懷周統三洲住持爲最

亡我亡瑕殷憂於四部達物達化大濟於五乘所以四有佛教互涉頽綱僧像阽危無非扶衛屢蒙展對曲備嘉猷歎律師緝叙餘風聖迹住持刪約撰集於是律師旣承靈屬扶疾筆受隨聞隨錄合成十卷律師憂報將盡復慮天人將還筆路蒼茫無暇餘事文字亦復疏略但救聖意不存文飾所有要略住持教迹不決者並問除疑以啓心惑合有三千八百條勒成十篇一叙結集儀式二叙天女偈頌三叙付囑舍利四叙付囑衣鉢五叙付

囑經像六叙付屬佛物七敍結集前後第八

第九此二不成
關於名字十敍住持聖迹律師既親對

冥傳躬受遺誥隨出隨欣耳目雖倦不覺勞
苦但恨知之不早文義不周今依天人所說
不違三藏教旨即皆編錄雖聞天授還同佛

說始從二月迄至六月日別來授無時暫閑
至冬初十月三日律師氣力漸微香幡遍空
天人聖衆同時發言從兜率天來請律師律
師端坐一心合掌斂容而卒臨終道俗百有
餘人皆見香華迎往昇空律師是余同學昇

壇之日同師受業雖行殊薰蕕好集無二若
見若聞隨理隨事據摭衆記簡略要集編錄
條章並存遺法住持利益也爾時有四天王
白宣律師如來臨涅槃時與人天大衆在於
香山頂阿耨達池南牛頭精舍住告大迦葉
汝將須菩提在須彌山頂吹大法螺召集十
方十地諸菩薩及聲聞僧百億梵釋及四天
王等亦召十方諸佛來集香山迦葉隨教大
衆雲集爾時世尊跏趺而坐入金剛三昧定
大地六種震動又放眉光遍照大千經于七

日大衆咸疑不知何緣世尊從三昧起熙怡
微笑告諸大衆言我初踰城始出宮門外有
捷闍婆王將領部族奏百千天樂來至我所
即問我言欲往何所我答言欲求菩提彼語
我言汝定成正覺有拘留孫佛欲入涅槃時
高十
四
付屬我金瓶瓶中有寶塔盛七寶印黃金印
有二白銀印有五將付悉達常使我護若成
正覺時我尋來至依言受瓶已不久成道大
梵天王與地神堅牢於菩提樹南以黃金白
玉造大金剛壇泉寶莊嚴爾時捷闍婆王白

十方佛言我見過去佛初成道時咸昇金剛
壇金瓶盛水用灌佛頂成就法王位今見釋
尊始得菩提亦如前佛昇金剛壇我聞山王
下七重清海內有八功德水往古諸佛欲昇
法王位皆登金剛壇用水灌頂我自往取欲
灌釋迦頂彼捷闍婆王開瓶出印塔將瓶取
水爾時十方諸佛命我昇壇我即繞壇三匝
從于南面上西轉而北住至于壇中心自敷
尼師壇禮十方佛諸佛命我坐入金剛三昧
十方來佛又告娑竭龍王汝往大海底寶馬

王洲上頻伽羅山頂彼有大巖窟名爲金剛
藏用貯輪王鍾及貯法王鍾皆用黃金作七
寶白玉用填其上諸佛出世皆用千鍾灌頂
之上輪王出世亦千鍾灌汝持佛鍾來不用
輪王者即盛八功德水以灌釋迦爾時龍王
承佛教已即取金鍾以授十方佛諸佛受已
高十命捷闍婆王汝持彼水來瀉我金鍾內諸佛
受已地爲六種震動十方諸來佛各放白毫
光而彼光明中歎佛寶功德我從三昧起亦
放眉光共諸佛光合成一寶蓋遍覆大千界

日月星辰大海諸山及衆生業報蓋中悉現
而是寶蓋中有百億諸佛土諸佛命我起立
金壇又禮十方佛時十方諸佛又告和修龍
王往頻伽山頂彼山有窟藏諸佛座及輪王
座皆用黃金作之如須彌山佛座九龍繞之
輪王座五龍繞之令法王登位時座于時十
方諸佛又命大魔王及大梵王共舉佛座來
至于金壇上諸佛命我坐我坐即依言便却
踞坐時十方諸佛以金鍾盛水用灌我頂諸
佛灌已次及四王帝釋魔梵次第灌之我灌

頂已得淨三昧無量佛法一時皆現地又大
動百億諸魔皆來降伏十方諸梵王各執天
樂奏佛成道曲而諸樂器中皆放光明說六
波羅密時捷闍婆王將前七寶印來授十方
佛諸佛受印以印我面七寶佛又告我言今

印汝七竅令具七覺分最初印面門爲揀擇煩惱及諸智數如是耳目鼻等次第印之又以黃金印用授十方諸佛諸佛受已即印我曾三處由獲法印故證得三空智解了諸佛法次持白銀印又授十方佛諸佛受已即印

我頂及以手足既得印已證成無漏智具五
分法身諸佛印竟咸舒金色手以摩我頂我
得摩已證百千三昧得千法明門斯等諸佛
法我已久證爲諸衆生故示同輪王相又示
希瑞相我頂及手足皆放五色光明一一光
中具百千樓觀我諸分身佛並在樓觀中皆
如我受印登大法位我自成道來常持此瓶
塔未曾示汝等今時方現又佛告普賢大士
開瓶出寶塔依命出塔已在世尊前立世尊
起禮塔已塔門自開中有真珠觀其數十三

萬觀別成一印并金疊毗尼還有十三萬中
有五比丘入于滅盡定佛告文殊汝取我法
角黃金爲鉢至彼比丘所次我出世曲及起
深定曲比丘聞樂音尋從定起問文殊師利
今何佛興世耶答曰此賢劫中第四釋迦佛
比丘又言我是拘留孫佛聲聞大弟子彼涅
槃時令我住此塔內守護諸印等乃至樓至
佛方始涅槃爾時比丘即從座起遙禮世尊
問訊起居已又告文殊彼佛勑我釋迦臨涅
槃時汝於諸印中取二十三印將付釋迦佛

滅度之後所有遺教彼時衆生垢重邪見不
持禁戒諸天龍神皆不擁護令諸四部無有
威德我留此印與釋迦文佛令大菩薩於後
世中將二十三印遍印遺法印彼四部無有
毀犯若樂讀誦經者印彼人口無有遺忘若
修定人行直心者並用印之令彼終後屍形
高十
不壞或有光明諸惡衆生見如上瑞皆生欣
重心說是語已塔門還自閉之

求婚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漸向長成至年十

九時淨飯王爲於太子造三時殿一者暖殿以擬隆冬第二涼殿以擬夏暑第三中殿用擬春秋於後園廣造池臺裁時華果衆人作樂隨時侍衛不可具陳淨飯王復憶太子初生之時相師私陀記爲輪王復記成道作何方便令不出家得紹王位釋族報王今當速爲太子別造宮室令諸采女娛樂是則太子不捨出家而說偈言

阿私陀所記 決定無移動 諸釋勸立殿

王復語釋種言汝等當觀誰女堪與太子爲妃爾時五百釋種各各唱言我女堪爲作妃王復籌量忽取他女脫不稱可則成違負若語太子終不可道復更思惟可以雜寶作無憂器持與太子令施諸女密使觀察看太子眼目瞻矚在誰即聘作妃王即於迦毗城振鐸唱言從今已去至七日來我太子欲見諸釋女施與一切雜寶種種玩弄無憂之器爾時一切諸女莊嚴其身來集宮門欲見太子以太子威德大故不敢正看但取寶器各各

低頭速疾而過寶器盡已最後一女波私叱族釋種大臣摩訶那摩其女名爲耶輸陀羅前後侍從圍繞而來遙見太子峨峨注睛舉其雅步瞻觀直盼目不斜窺漸進前趨來迎太子如舊相識曾無愧顏即白太子可與我高十

寶太子報言汝來既遲皆悉施盡女復白言我有何過汝今欺我不與寶器太子答言我不欺汝但汝不及是時大指邊有一所著印環價直百千從指脫與耶輸白言我於汝邊可止直爾許物耶太子報言我之所著自餘

瓔珞任意所取女復白言我今豈可剝脫太子止可莊嚴太子作此語已心不歡喜即迴還去爾時世尊成佛已後尊者優陀夷而白佛言云何如來將身一切無價瓔珞脫持施與耶輸陀羅不能令彼心喜佛告優陀夷言至心諦聽我嘗說之優陀夷言願爲我說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我念往昔無量世時迦尸羅國內波羅柰城時有一王信邪倒見而行治化彼王有子造少罪愆父王驅擯令出國界漸漸行至一天祠中共婦相隨居停而住

食糧罄盡王子遊獵殺捕諸蟲以用活命所
獵之處見一鼈蟲趁而殺之即剥其皮肉水
中煮其欲向熟汁便竭盡是時王子語其婦
言肉未好熟卿更取水彼王子婦即便取水

高十
九

婦去已後王子飢急不能忍耐即食鼈肉一
切悉盡不留片殘時王子婦取水迴還問其
夫言此中鼈肉今在何處王子報言鼈忽然
還活今已走去其婦不信何忽如是鼈肉已
熟云何能走婦心不信而意思念必是我夫
餓急食盡誑我言走情懷瞋恨心常不歡於

後數年其父命終時諸大臣即迎王子灌頂
爲王既作王已所得衆寶皆悉與妃其妃不
悅王語妃言何故顏容不悅其夫人即說偈
以報王言

最勝大王聽 往昔遊獵時 執箭或持刀
射殺野鼈死 剝皮煮欲熟 遣我取水添
食肉不留殘 而誑我言走

佛告優陀夷此汝當知爾時王者我身是也
其王后者今耶輸是也我於爾時少許犯觸
猶今不喜又佛本行經云爾時大臣摩訶那

摩見於太子一切技藝勝妙智能最爲上首而作是言惟願太子受我懺悔我於先時謂言太子不解多種技藝令我心疑不嫁女與我今已知願受我女用以爲妃爾時太子占良吉日及吉宿時稱自家資而辦具禮持大王勢將大王威而用迎納耶輸陀羅以諸瓔珞莊嚴其身又復共五百采女相隨而往迎取入宮共相娛樂受五欲樂是故說偈言
耶輸陀羅大臣女名聞蓋國遠近知占卜吉日取爲妃迎將來入宮殿內

太子共其受欲樂
猶如天王憍尸迦共彼舍脂夫人戲
爾時世尊於後最初得成道已時優陀夷即白佛言未審世尊往昔之時與瞿多彌釋種之女有何因緣乃能令彼捨諸童子直取如

來用以爲夫而心娛樂云何而得爾時佛告彼優陀夷言汝優陀夷至心諦聽其瞿多彌釋種之女非但今世嫌餘釋童而樂於我乃往過去世時亦復如是不用彼等諸釋童子取我爲夫我念往昔雪山之下多有雜類無

高十

+

量無邊諸獸馳遊各各相隨任其所食時彼獸中有一狩虎端正少雙於諸獸中無比類者彼虎如是毛色光鮮爲於無邊諸獸求覓欲取爲對各各皆言汝屬我來汝屬我來復有諸獸自相謂言汝等且待莫共相爭聽彼狩虎自選取誰即爲匹偶彼獸即是我等之王時諸獸中有一牛王向於狩虎而說偈言世人皆取我之糞 持用塗地爲清淨 是故端正賢狩虎 應當取我以爲夫是時狩虎向彼王說偈答言

汝項斛領甚高大 止堪駕車及挽犁云何將此醜身形 忽欲爲我作夫主是時復有一大白象向於狩虎而說偈言我是雪山大象王 戰鬪用我無不勝我既有是大威力 汝今何不作我妻是時狩虎復以偈答彼白象言
高十
汝若見聞師子王 膽驚驚怖馳奔走遺失屎尿狼藉去 云何堪得爲我夫爾時彼中有一師子諸獸之王向彼狩虎而說偈言

汝今觀我此形容 前分闊大後纖細
在於山中自恣活 復能存恤餘衆生
我是一切諸獸王 無有更能勝我者
若有見我及聞聲 諸獸悉皆奔不住
我今如是力猛壯 威神甚大不可論

是故賢虎汝當知 乃可爲夫作於婦
時彼將虎向師子而說偈言

大力勇猛及威神 身體形容悉端正
如是我今得夫已 必當頂戴而奉承
爾時佛告優陀夷言汝優陀夷應當悟解彼

時師子諸獸王者即我身是時彼特虎者今
瞿多彌釋女是也時彼諸獸現今五百釋童
子是當於彼時其瞿多彌已嫌諸獸意不願
樂聞我說偈即作我妻今日亦然捨諸釋種
五百童子旣嫌薄已取我爲夫又因果經云
時太子至年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爲訪
索婚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
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
人人禮備舉有如是德故索爲妃太子雖納
爲妃然恒與妃行住坐卧未曾有世俗之意

但修禪觀又普曜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
啓王若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有玉
女宜與太子爲妃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
工匠立端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
流能應聘耳王告左右梵志入迦夷衛國遍
瞻周行覩一玉女淨猶蓮華顏玉女寶是執
杖釋種女名俱夷見太子奇異才術以女俱
夷爲太子妃又年十七王爲納妃揀選數千
最後一女名曰裘夷端正第一神義備舉是
則宿命賣華女也雖納爲妃久而不接婦人

高十
十一
十二

情欲有附近心太子曰汝却人有汙垢必汙
此繫婦不敢近諸女咸疑太子不男太子以
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又五夢經云太子有三妃菩薩母姓瞿曇氏
是舍夷長者女長者名水光其婦名餘明婦
居近邊城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
內皆明因立字之瞿夷此云明女即是太子第一
妃也第二妃生羅雲名耶輸亦名耶輸其父
名移施長者按瑞應本起善權衆經及智度論並云羅睺羅是第二耶輸生依五夢十二遊經等云第一妃生十二遊經前無如是復闕流通恐是西方諸羅漢別集

釋前卷已會之第三妃名鹿野其父名釋長者太子以三妃故白淨王爲立三時殿依西方一年立為三時春爲夏冬不別立秋用四月爲一時故云三時殿也殿別有二萬采女以娛樂太子太子不出家時身作轉輪王別名

遮迦王

此云飛行皇帝高十

十三

疑謗部第四

如智度論云菩薩有二夫人一名劬毘耶是王女不孕二名耶輸陀羅菩薩出家夜有人言太子出家何得有娠汙辱我門釋種欲以火坑焚燒母子耶輸自恨無事立大誓言我

若邪行其腹內兒願母子隨火消化耶輸發此願已即投火坑於是火滅母子俱存火變蓮池母處華座知實不虛後生兒似菩薩身父王大喜作百味歡喜丸奉佛佛變五百比丘皆如佛身羅睺持丸與佛鉢中方驗不虛

又大善權經云疑菩薩非男是黃門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雲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有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摩訶波闍波提共彼釋女耶輸陀羅將羅睺羅廣辦供具賚持雜物

諸彼神所其神名曰盧提羅迦從神作名其苑亦名盧提羅迦於彼苑中菩薩往昔在家之日恒於彼苑按摩遊戲彼苑內有一大石菩薩往日於上坐起耶輸陀羅釋種之女當於爾時將羅睺羅臥息假石於後捉石擲著水中遂立誓言我今安誓如實不虛唯除太子更無丈夫共行彼此我所生兒實是太子體龜之息是不虛者今此大石在於水上浮遊不沒時彼大石如彼安誓在於水上遂即浮泛如芭蕉葉浮於水上不沉不沒亦復如

是於時大眾見聞此已生希有心歡謹嘯調踊躍無已咷喚跳躡歌舞作唱旋梧舞袖又作種種音聲伎樂更爲羅睺羅作其生日耶輸陀羅生息之時是羅睺羅阿脩羅王捉蝕其月於剎那頃暫捉還放是故立名羅睺羅高十可喜端正諸人見者莫不歡悅膚體黃白如真金色然其頭頂猶如繖蓋其鼻高隆猶如鸚鵡兩臂脩脯下垂過膝一切支節無有缺減諸根完具莫不充備

胎難部第五

如佛本行經云其羅睺羅如來出家六年已後始出母胎如來還其父家之日其羅睺羅年始六歲問曰何故羅睺處在母胎六年不出答曰羅睺往昔爲王將彼仙人入苑六日不出故在母胎止住六歲大意同前問何故其母耶輸六年懷胎答故本行經云佛言汝諸比丘我念往昔過無量世有一群牛在於牧所其牛主妻自將一女往至牛群攜取乳酪所將二器並皆盈滿其器大者遣女而負其器小者身自擔提至其中路語其女言汝

速疾行此間路嶮有可怖畏爾時彼女語其母言此器大重我今云何可得速疾其母如是再三語汝速疾行今此路中大有恐怖爾時彼女而作是念云何遣負最大器更復催促遣今急行其女因此便生瞋恚而白母言母可且兼將此乳器我今暫欲大小便耳而彼母取此大器負擔行已其女於後徐徐後行爾時彼母兼負重擔遂即行至六拘盧舍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汝等若有心疑彼女有瞋恚心乃遣其母負重行六拘盧舍者莫作高十十五

異見耶輸陀羅釋女是也既於彼時遣母負重行其道路六拘盧舍由彼業障在於生死煩惱之內受無量苦以彼殘業今於此生懷胎六歲亦有經云羅雲由迦去塞其足孔禁鼠六日不出故受胎六年

神異部第六

如觀佛三昧經云時耶輸陀羅及五百侍女或作是念太子生世多諸奇特唯有一事於我有疑采女衆中有一女子名脩曼那即白妃言太子是神人也奉事歷年不見其根況有世事復有一女名曰淨意白言大家我事

太子經十八年未見太子有便利患況復諸餘爾時諸女各各異說皆謂太子是不能男太子晝寢皆聞諸女欲見太子陰馬藏相爾時太子於其根處出白蓮華其色紅白上下二三華相連諸女見已復相謂言如此神人

有蓮華相此人云何心有染著作是語已噎不能言是時蓮中忽有身根如童子形諸女見已更相謂言太子今者瑰奇特事忽有身根如丈夫形諸女見已不勝喜悅現此相時羅睺羅母見彼身根華華相次如天劫具一

一華上乃有無數大身菩薩手執白華圍繞
身根現已還沒如前日輪此名菩薩陰馬藏
相爾時復有諸姪女等皆言瞿曇是無根人
佛聞此語如馬王相漸漸出現初出之時猶
如八歲童子身根漸漸長大如少年形諸女
見已皆悉歡喜時漸長大如蓮華幢一層高十
十六
間有百億蓮華一一蓮華有百億寶色一一
色中有百億化佛一一化佛有百億菩薩無
量大眾以爲侍者時諸化佛異口同音說諸
女人惡欲過患而說偈言

若有諸男子 年皆十五六 盛壯多力勢
數滿恒河沙 持以供給女 不滿須臾意
時諸女人聞此語已心懷慚愧懊惱躋地舉
手拍頭而作是言嗚呼惡欲乃令諸佛說如
此事我等懷恶心著穢欲不知爲患乃令佛
聞訶歎欲惡名眾女身四千女等皆發菩提
心二千女人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二千女人
於未來世得辟支道佛告阿難我初成道在
熙連河側有五尼捷共領七百五十弟子自
稱得道來至我所以其身根繞身七匝來至

我所鋪草而坐即作此語我無欲故身根如
此如自在天我今神通過踰沙門百千萬億
爾時世尊告諸尼捷汝等不知如來身分若
欲見者隨意觀之如來積劫修行梵行在家
之時都無欲想心不染黑故得斯報猶如寶
高十十七
馬隱顯無常今當爲汝少現身分爾時世尊
從空而下即於地上化作四水如四大海四
海之中有須彌山佛在須彌山正身仰卧放
金色光其光晃曜映諸天身徐出馬藏繞山
七匝如金蓮華華華相次上至梵世從佛身

出一億那由他雜寶蓮華猶如華幢覆蔽馬
藏此蓮華一億有十億層層有百千無量化
佛一一化佛百億菩薩無數比丘以爲侍者
化佛放光照十方界尼捷見已大驚心伏佛
梵行相乃至如此不可思議形不醜惡猶如
蓮華我今頂禮佛功德海求佛出家皆得道
果

獸告部第十

此別四部

述意部

觀田部

出遊部

獸慾部

述意部第一

詳夫三有區分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欲海蠢蠢懷生喝喝哨類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車乘之期導彼戲童歸茲勝地悲憐俗網慈欣出離是以觀伎女之似橫屍悟宮闈之如敗塚嗟生老之病苦慕出世之常樂故捨國城而高蹈逮降魔而成道也

觀田部第二

如佛本行經云其淨飯王共多釋種并將太子出外野遊觀看田種時彼地內所有作人

赤體辛勤而事耕稼飛鳥喫蟲共相殘害即復唱言嗚呼嗚呼世間衆生極受諸苦所謂生老病死兼復受於種種苦惱展轉其中不能得離云何不求捨是諸苦時淨飯王觀田作已共諸童子還入一園是時太子安詳矚盼處處經行欲求寂靜忽見一處有間浮樹高十丈翁鬍扶疎人所樂見見已即語左右汝等諸人各遠離我我欲私行是時太子發遣左右悉令散已漸至樹下即於草上結跏趺坐諦心思惟衆生有生老病死種種諸苦發起慈

悲即得定心離於諸欲棄捨一切諸不善法
欲界漏盡即得初禪一切諸天帝釋等見太

子在樹蔭坐飛來到太子所禮故說偈讚已
還去時淨飯王須臾之間不見太子心內即
生不喜不樂而問人言我之太子今在何處
忽然不見是時諸臣東西南北交橫馳走尋
覓太子莫知所在時一大臣遙見太子在彼
闇浮樹蔭之下思惟坐禪復見一切樹影悉
移唯闇浮蔭獨覆太子時彼大臣見太子有
是希奇難思議事即大歡喜踊躍充遍不能

自勝急疾奔馳走詣王所至已長跪依所見
事即說偈言

大王太子今在彼 閻浮樹蔭下端坐

跏趺思惟入三昧 光明照曜如日出

此實真是大丈夫 樹影卓然不移動

唯願大王目觀察 高十 太子相貌坐云何

譬如大梵諸天王 十八 亦如忉利天帝釋

威神巍巍光顯赫 十九 遍照於彼諸樹林

時淨飯王聞已即詣闇浮樹所遇見太子在
彼樹間結跏趺坐譬如黑夜視山頂頭大聚

火光出猛明燄威德顯著炳照巍巍如重雲
間忽出明月亦如暗室然大淨燈時王見已
生大希有奇特之心遍體戰惶身毛悉豎即
頭頂禮於太子足歡喜踊躍而作是言善哉
善哉此太子有大威德說偈讚言

如夜大火聚山頂似秋明月蔽雲間
今見太子坐思惟不覺毛張身戰慄
時淨飯王說偈讚已更復頂禮於太子足重
說偈言
我今再度屈此身頂禮千幅勝妙足

從生已來至今日忽復得見坐思惟
時有繫挾筌蹄小兒隨從大王啾唧戲笑有
一大臣咄彼小兒作如是言汝小兒輩幸勿
唱呴時諸小兒報彼臣言何故不聽我等喧
適爾時大臣即以偈頌答彼一切諸小兒言
日光雖極熱猛盛不能迴彼樹陰涼
復有最妙一尋光威德世間無有匹
思惟端坐於樹下不動不搖如須彌
參達太子內深心樂此樹陰當不捨
佛本行經云菩薩向白淨王說偈言

譬如金屋火熾盛
如食甘美毒藥和
如滿池華有蛟龍
王位受樂後大苦

出遊部第三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作瓶天子欲令太子出

高十

三十

向園林觀看好惡發歇心故漸教捨離爾時
作瓶天子於街巷前正當太子變身化作
一老弊人太子見已即問馭者此是何人身
體皺破肉少皮寬眼赤涕流極大醜陋獨爾

太子聞是聲已即喚馭者可速嚴飾好車今
欲向園觀看時淨飯王知太子欲出勑宣令

詬惡不似餘人即向馭者而說偈言
善馭駕乘汝今聽
此是何人在我前

身體不正頭髮稀
爲生來然爲老至

華男女之者而莊嚴之或有老病死亡六根
不具者悉令驅逐是時馭者裝飾車乘駕善
爾時馭者即爲太子而說偈言

此時名爲大苦惱
劫煞美色及娛樂

諸根毀壞失所念 支節舉動不隨心

爾時太子問馭者言此人爲是獨一家法如是爲當一切悉皆如斯馭者報言非獨一家如斯一切世間皆有是法貴賤雖殊皆未過老子言若我不離是老宜速還宮老法未

人連骸困苦命在須臾臥糞穢中宛轉呻喚不能起舉唱言叩頭乞扶我坐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腹肚極大猶如大釜喘息之時身遍戰慄悲切酸楚不忍見聞馭者以是因緣而說偈言

過云何緣逸時淨飯王問馭者具答如前王

言希有此之形相恐太子出家更增五欲太子厭捨五欲唯作老苦之觀後於異時辭王從城南門出欲向園觀王敕道路嚴淨倍加先爾時作瓶天子即於太子前化作一病

太子問於馭者言 此人何故受是苦

馭者奉報於太子 四大不調故病生太子後於異時從城西門出觀看園林時作瓶天子於太子前化作一屍卧在床上衆人舉行無量烟親圍繞哭泣推脅拍頭涕泣如

雨大呌號慟酸哽難聞太子見之心懷慘惄
問馭者言此是何人舉行呌哭說偈問言
王子妙色身端正 問善馭者此是誰
卧於床上四人舉 諸親圍繞呌喚哭
馭者向太子而說偈言

已捨心意等諸根 屢骸無識如木石
諸親號咷暫圍繞 恩愛於此長別離
太子復問我亦有此死法不以偈報言
一切衆生此盡業 天人貴賤平等均
雖處善惡諸世間 無常至時無有異

太子後於異時從城北出爾時作瓶天子以
神通力去車不遠於太子前化作一人剃除
鬚髮著僧伽黎偏袒右肩手執錫杖左掌擎
鉢在路而行太子見已問馭者言此是何人
在於我前威儀整肅行步徐庠直視一尋不
高十
觀左右執心持行不似餘人剃髮剪鬚衣色
絕赤不同白衣鉢色紺光猶如石黛馭者白
太子言此名出家之人常行善法遠離非法
善調諸根善與無畏於諸衆生慈悲不行殺
害護念衆生太子聞已問馭者言汝今將車

向彼出家人邊馭者承命即引太子向出家

人所太子詰問汝是何人以偈報言

觀見世間是滅法 欲求無盡涅槃處

怨親已作平等心 世間不行欲等事

隨依山林及樹下 或復塚間露地居

捨於一切諸有為 諦觀真如乞食活

爾時太子爲敬法故從車而下徒步向彼出

家人所頭面頂禮彼出家人三匝圍繞還上
車坐即勑馭者迴還宮中是時宮內有一婦
人名曰鹿女遙見太子歸來入宮因於欲心

而說偈言

淨飯大王受快樂 摩訶波闍無憂愁

宮中采女極姝妍 誰能當此聖子處

又大善權因果經等爾時太子年漸長大出
家時至故辭父王出四城門遊觀前三所逢

生厭唯欣第四出家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

高十

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聖王位王四天下

廿三

七寶自至各以所知白王王加守循四門各
千人周匝城外一踰闈那內羅列人衆而防

護之

東門老頌曰

蘆蕉城易犯

當半信長訣

妍容一旦罷

南門病頌曰

伏枕愛危光

慮返北山穴

如何促齡內

西門死頌曰

緩心雖殊用

滅景寧優劣

一隨業風盡

危藤復將齧

已同白駒去

孤燈徒自設

一隨柯已微

復同紅華熱

去矣求三涅

俗幻生影空

下學背流心

於茲排四纏

已悲境相空

復作池空滅

於茲排四纏

六趣寧有截

零落竟同歸

憂思空相結

北門僧頌曰

終歸虛妄設

五陰誠爲假

六趣寧有截

無因雲岸草

疼塞嬰支節

如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聞此偈頌遍體戰

慄淚下如雨愛樂涅槃之樂清淨諸根唯求

出世不樂處俗王共智臣宮人采女種種幻

惑太子時優陀夷國師之子侍衛太子教諸

婦人幻惑之術而說偈言

沒等采女輩 大有方便力 功能幻惑他
善示沒境界 假使離欲人 真正諸仙等
得見於沒者 必應生欲心 沉復比太子

高十

觀沒等娛樂 不能行五欲 終無有是處

升十四

愛著之情態欲爲本婦女之體唯以丈夫敬
重爲歡心不愛著榮華是難而說偈言
婦人敬是樂 敬爲樂最上 無敬唯有色
如樹無有華

爾時太子說偈報言

世榮雖快樂 有生老病死 此四種若有
我心離不樂 生老病死法 住此生老病
若住生樂心 共鳥獸無異

爾時太子共國師優陀夷子等往復來去言
論之時日遂至沒太子旣見日光沒已便入
宮中共諸采女行於五欲快樂歡喜相共聚
集圍繞而住其太子妃耶輸陀羅即於是夜
便覺有娠太子後於異時於此五欲極生厭
離而求出家而說偈言

世間不淨衆惑邪 無過婦人之體性
衣服瓔珞莊嚴故 愚癡是邊生欲貪
有人能作如是觀 如幻如夢非真實
速捨無明勿放逸 必得解脫功德身

又瑞應經云太子年至十四啓王出遊因果

高十

月五

經云有婆羅門子名優陀夷聰明智慧王令

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世諸王悉受
五欲後方出家太子云何而頻棄捨太子答
曰此諸王等悉不免苦故吾不同耳

出家部第十一

此別十部

述意部 離俗部 髯髮部

具服部

使還部

諫子部

差侍部

佛髮部

時節部

會同部

述意部第一

竊以因緣假有衆生之滯根法本不然至人
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善厄不

之妙理是以三界六趣造業障而自迷八解
十智導歸宗而虛豁是以能仁大師隨緣布
教愍火宅之既焚傷欲流之永驚訖白淨之
宮照黃金之色居茲三惑示畫篋之非真出
彼四門獸浮雲之易滅自嗟人世漂忽若此

於是天王捧白馬而踰城給使持寶冠而詣
闕脫屣尋真其於斯矣雖復秦世蕭史周時
子晉許由洗耳於箕山莊周曳尾於濮水方
茲去俗何其蔑哉致使慕其德者斷惡以立
身欽其風者潔已而修善毀形以成其志故

棄鬚髮之美容變服以會其道故去輪王之
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
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
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
厲聖教故爲損懲惡則謫者自新進善則通

高十

廿六

人感化所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禪河起苦行
之迹沐金軀之淨水遊道場之吉樹食假獻
糜座因施草於是十方智圓六通神足魔兵

高十一

廿七

離俗部第二

如因果經云爾時太子心自念我年已至十九今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出思求出家今正是時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淨居天宮不令人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到即便來下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正成熟太子答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勑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云於時菩薩夜觀伎女百節之中臂如芭蕉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即以神力令諸官屬悉皆淳卧耶輸

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太子已具述三夢太子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聞已遂眠又普曜經廿七云於時菩薩夜觀伎女百節之中臂如芭蕉九孔不淨無一可樂明星適現即勑車匿起被捷步適宣此語時四天王與無數闍又龍

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曰城中男女皆疲極孔雀衆鳥又疲極寐又彼本起經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急去遠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惡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爲我牽捷陟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勑旨嚴峻思惟良

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勑如是又今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爲一切衆王降伏煩惱結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輸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陟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陟不復噴嗚爾時太子見

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
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
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天即便令
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
高十
下關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
十八

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歌讚隨從
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闕那時諸天衆
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爲事畢忽然不現太
子次行至彼跡伽仙人告行林中即便下馬
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畢又語車匿唯

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旣已至閑
靜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車匿聞此語
已悲號啼泣迷悶躯地不能自勝於是捷陟
旣聞被遣屈膝誠足淚落如雨我今云何而
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答言世間之法獨生
獨死豈復有伴吾今爲欲滅諸苦使故來至
此諸苦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伴侶
又佛本行經云爾時護世四天王及天帝釋
知太子出家時至各隨其方辦具莊飾各領
一切眷屬百千萬衆前後尊從作諸音樂從

四方來三市圍繞迦毗羅城各合十指掌低頭曲躬面向太子壇塞虛空復見鬼星已與

月合爾時諸天唱大聲言大聖太子鬼宿已令今時至矣欲求勝法莫住於此太子聞已觀諸采女穢汙不淨睡眠不覺以手拔髮令

西十寤又以腳蹻彼采女身不覺不知以外同前太子既出城外師子吼言要誓證彼真如菩提然後還來入城教化而彼處所有一最大尼拘陀樹神以偈語太子言

若人欲伐於樹木要必當盡其根本

如斯物類須斷絕度水宜令達彼岸言語一竟不得虛作怨亦訖莫復喜爾時太子以偈報彼樹神言

雪山處所可動移海水或使其枯竭天公虛空崩落地我吐言諱終不虛

太子脫頭寶冠與草履報大王而說偈言假使恩愛久共處時至會必有別離見此無常須臾間是故我今求解脫爾時車匿聞此語而說偈言

假使用鐵持作心以聞如是言誓語

人誰不心酸楚毒 惋我愛戀同日生

爾時太子即說偈報車匿言

假使我今身血肉 幷及支節筋脉皮

一切磨滅盡消亡 或復性命不全保

我若不捨此重擔 越度諸苦達本源

未證解脫坐道場 終不虛爾還相見

是時車匿舉聲大哭白太子言此馬雖是畜

生猶尚悲戀垂淚而泣胡跪出舌紙太子二

足況復眷屬當見何殃爾時太子以手摩馬王捷陟而有偈言

太子以右羅網指 萬字千輻輪相現
金色柔軟清淨手 用摩馬王捷陟頭

猶如兩人對語言 汝同日生馬捷陟

莫過悲啼生懊惱 汝作馬功已訖了

我若當證甘露味 所可負載於我者

分別密教甚深法 報答於彼終不虛高十

剃髮部第三

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從車匿邊索取摩尼
雜飾莊嚴七寶韁刀自以右手執於刀從鞞
拔出即以左手攬捉紺青優鉢羅色螺髻之

髮右手自持利刀割取以左手擎擲置空中時天帝釋以希有心生大歡喜捧太子髻不令墮地以天妙衣乘受接取爾時諸天以彼勝上天諸供具而供養之爾時淨居諸天大眾去於太子不近不遠有一華髮名須曼那其須曼那華下化作一淨髮人執利剃刀太子語淨髮師汝能爲我淨髮以不其淨髮師報太子言甚能即以利刀剃頭時天帝釋生希有心所落之髮不令一毛墮墮於地一一悉以天衣盛之將向三十三天而供養菩薩

髮髻冠櫛至今不斷依道宣律師感應記云天人答律師曰如來初成道至十三年中於祇洹精舍時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十方百億國土諸佛皆悉雲集於大千界中菩薩聲聞八部龍神亦集祇洹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見大梵天王請佛轉法輪今欲洗佛身伏願聽許佛便聽許即時七寶行宮及以香湯水等欲洗佛身佛告阿難汝往菩提樹金剛座西塔取我七寶剃刀并浴金剛盆我欲剃髮阿難依命取來至世尊所佛受刀高十
九一

已普告大眾自我成道已來未曾爲汝等說此刀因緣汝今諦聽我初踰城出時去父王宮可六十里車匿白我言我今少疲願小停息我聞即停於止息處有一大龍池周帀四十里池多五色蓮華四面華樹令人愛樂我至池水取水洗面忽有二年少來至我所問至何所我答爲求菩提彼年少言我是此池龍王自有書籍韋陀典記此賢劫中有千佛成道時欲剃鬚髮我將金剛盆自來至汝所初成道時入河洗浴彼龍持盆至汝邊佛告梵

盆函中有利刀自從賢劫三佛已來利刀及金剛盆迤相分付今欲請仁者入宮設諸微供未審許不我即隨往至宮受供并將七寶刀以奉上我龍即語我言汝今修道多有魔燒若欲思惟時常持此刀安于右膝上此刀放光遍沒身上化成千萬丈從刀光現作一帳以覆汝身於此刀帳上有百千力士各執其刀外有所擬魔見驚怖不起惡心待汝成道時欲剃鬚髮我將金剛盆自來至汝所初成道時入河洗浴彼龍持盆至汝邊佛告梵

王汝取寶刀上昇梵宮并告地神堅牢等從金剛際造金剛臺高七千由旬令如來坐上又告娑竭龍王汝可化身爲八萬四千黃金龍像頭用七寶成身以黃金作之從須彌山下取八功德水來灌世尊頂又告天魔汝洗世尊髮命釋提桓因汝執金剛盆以承世尊髮化樂天王化作白銀蓋蔭覆如來頂十方諸佛普來我所各坐金剛臺又執七寶刀十方諸佛以金色手各摩我項得摩項已得百千三昧諸來世尊告梵天王汝可取刀剃如

來髮時大梵天王執刀欲剃遂不見如來頂上尋有頂亦不見頂佛告梵王我見過去諸佛皆自剃髮一切凡聖無能見我頂者我自剃髮已鬚髮皆盡唯有二鬢雖剃不落剃已入河洗浴時諸梵釋龍王等競來爭取我髮佛告大衆可付梵釋魔龍等各與少許鬚髮復將鬚髮將付淨飯王十方諸佛復告我言此梵天王是汝大檀越主汝可爲現頂相令彼執刀重剃鬚髮我聞此語便爲現頂相我持此刀授與梵王大地爲之六種震動刀放

大光照百億佛土我雖現頂還上至色界頂
爾時梵王便昇有頂始剃我頂後剃我兩鬚
鬚既落已便放大光下至闇浮化成二寶塔
高至有頂具衆莊嚴我成佛來此塔最先十
方諸佛一時告我言將此二鬚塔付與梵王高十
令彼守護使地神堅牢造小金剛塔用盛剃
刀及此金盆我見過去諸佛初登正覺皆最
初度五人皆執此寶刀手剃彼髮雖用刀剃
然刀不至髮及唱善來已鬚髮自落世尊今
既成道可執此刀往鹿苑中如過去諸佛度

五人我從彼言即至鹿苑手剃五拘隣從此
已後皆命善來兼後羯磨復告須菩提汝從
戒壇出光照百億諸佛及我分身佛皆集戒
壇須菩提奉命集已如來從講堂手執剃刀
阿難執金剛盆與人天大衆來至戒壇繞壇
三匝已從北面昇壇告大梵天王汝施我工
匠及天金鐵我造剃刀又告堅牢地神汝施
我金剛我欲造小塔用盛此寶刀又告婆竭
龍王汝之龍工最巧可爲我造寶刀函諸天
人等依言奉施如來神力經于一食頃三種

皆成其所造剃刀得八萬四千真以內函中
安金剛塔中又告十方佛各施刀塔其數八十億皆付文殊普賢我涅槃後取諸施塔遍
大千界八十億大國一國別置一塔諸閻浮
提具八萬四千塵勞門者皆望得脫令得出
家度脫生死種種利益不可具述佛告文殊
過是年已汝持我刀塔至震旦清涼山金剛
窟中安置佛告阿難汝往父王宮所取我髮
來付與帝釋阿難依命付已佛告帝釋汝將
我髮欲造幾塔帝釋白佛言我隨如來髮一

螺髮造一塔佛告龍王今造碼碯瓶黃金函
將付帝釋用盛螺髮爾時帝釋使天工匠經
三七日方得可成如來以神力故如一食頃
髮塔皆成大數有二十六萬佛告天帝汝留
三百塔於天上守護自餘諸塔我涅槃後將
髮塔八萬四千付文殊師利於閻浮提如上
諸國我法行處流通利益又佛告阿難曰汝
高十
往父王所取我髮來合六十四莖其二莖髮
廿四
者已施梵王餘並將來我欲造塔阿難依命
取付世尊佛告諸羅刹我施汝二髮當造七

寶函及造栴檀塔盛毘盧供養以毘盧威力令汝得諸飲食羅刹白佛言蒙恩施毘盧令造寶塔未審高幾許佛告羅刹可高四十由旬自餘六十毘盧亦隨造函塔可高三丈許諸羅刹等依命造塔皆大歡喜又告諸羅刹汝好守護勿使外道惡人魔鬼毒龍妄毀我塔此塔是汝命根以護塔故飲食常豐此塔年別三度放光照汝身以光威力常雨粳米石蜜諸果菜等所須皆足若懷惡心光便不現飲食自消汝若見此惡相當率諸羅刹來至塔所深

自悔責塔還放光飲食還足此之毘盧塔世尊涅槃時六十毘盧塔付彼無言菩薩今加守護勿令惡王損壞於闐浮提六十大國內有文字處一國置一塔令地神堅牢用金剛造塔高三丈許用盛毘盧函於前六十國內選取名山鑿石爲龕高十
升五以內龕中龕門牢封無令後諸國王開損不得久住也

具服部第四

佛本行經云爾時太子既剃髮已淨居天復化作獵師之形身著袈裟染色之衣手執弓

箭見已語言汝能與我此之袈裟衣不我與

汝迦尸迦衣價直百千億金復爲種種栴檀

香等之所薰修而說偈言

此是解脫聖人衣 若執弓箭不合著

汝發歡喜心施我 莫惜共我傳天衣

我今始名真出家也
使還部第五

佛本行經云於是車匿及馬王悲淚而別太子因說偈言

菩薩初出半夜行 車匿辭別牽捷陟

以苦逼切失威儀 週還八日乃到宮

爾時獵師報言善哉今實不惜時淨居天所化之衣從菩薩取迦尸迦微妙衣飛上虛空如一念頃還至梵天爲欲供養彼妙衣故菩薩見已生大歡喜爾時菩薩剝髮身得袈裟已形容改變既嚴整訖口發如是大弘誓言

車匿及馬既到城已所見城空曠雨淚而入其馬捷陟在宮門外欲入門觀瞻太子坐卧之處不見太子淚下如流一切人民眷屬唯見車匿及馬向宮各舉兩手卑喚大哭流淚

滿面而說偈言

彼等采女心苦切
渴仰欲見太子還
忽覩車匿馬空迴
淚下滿面呴喎哭

解絕瓔珞妙衣服
高十散披頭髮身疲羸
各舉兩手無承望
帝號不眠徹天曉

爾時宮內眷屬懊惱不可具述時大妃耶輸

向車匿說如我無夫之婦已見自至從家而出行至山林使我孤單獨在空室何得令心而不破裂即說偈言

我今身心甚大剛
如鐵共石無有異

主捨入山宮內空
何故我今心不破
時淨飯王念太子故憂苦切身迷悶倒地無
所醒覺而說偈言

王聞菩薩誓願重
大及見車匿捷陟還
忽然遂問自撰身
猶如帝釋喜幢折

時王醒已而說偈言

捷陟汝馬速疾行
將我詣彼還迴返
我無子故命難活
如重病人不得醫
又普曜經云於是菩薩邁出城門迦維羅衛
一切群衆知太子去共談而喜俱喜明日從

寐起已遙聞衆言覺知已去聽大聲響不見
菩薩及馬車匿王心感絕自投於地舉聲稱
怨永絕我望何所依怙俱夷從床宛轉在地
自搣頭髮斷身寶瓔何以痛哉是我導師依
恃如天而棄我^{高十}去用復活爲恩愛未久便復
別離淚下如雨不能自勝不見菩薩無不懷
感國中樹木尋時虧落無諸華實諸清淨地
悉生塵垢其王聞之與群臣眷屬圍繞行至
園觀亦懷悲苦瞿夷心望菩薩當還車匿言
菩薩啓王及瞿夷得佛道已乃還相見王親^{廿七}

寶衣車匿白馬而獨來還不見太子自投墮
地嗚呼阿子明曉經與衆奇異術無不博達
今爲所至棄國萬民車匿說之我子菩薩爲
何所遊誰爲開門其諸天人供養云何車匿
白曰唯王聽之我在常處宴然卧寢城門已
閉於時菩薩告我被馬城中萬民皆眠不聞
天帝開門四天王告勑四神捧其馬足諸百
千天帝釋梵以侍送之嚴治道路演大光明
散華燒香諸天伎樂同時俱作涌在虛空諸
天圍繞以侍送之去是極遠脫衣寶瓔及白

馬遣我還國啓王謝妃必至成佛乃還相見

勿令愁憂於是瞿夷聞車匿言益用悲哀抱

白馬頭以哀歎曰太子乘汝何以獨來顏貌

殊妙如月盛滿相好莊嚴便復別去遠近嗟

歎莫不悲憐云何獨去誰復將行車匿無狀

挑我兩目於時車匿見王瞿夷所說辛苦益

悲流淚述前告諫太子所爲皆應道法今勿

復悲

諫子部第六

如佛本行經云淨飯王使二人向山諫太子

迴而說偈言

棘刺頭尖是誰磨

鳥獸雜色復誰畫

各隨其業展轉變

世間無有造作人

爾時太子具報使人令王深信因果不信自

然文繁不可廣說又普曜經云父王聞太子

出家悲泣垂淚而問之曰何所志願何時能

高十

還與吾要誓吾以年朽家國無嗣太子以時

而答偈言欲得四願不復出家一不老二至

廿八

竟無病三不死四不別神仙五通雖住一劫

不離於死王聞重悲斯四願者古本無獲誰

能除此

差侍部第七

佛本行經云爾時輸頭檀王告諸釋言汝等
諸釋若知時者必須家別一人出家若其釋
種兄弟五人今三人出家二人在家若四人

者二人出家二人在家若三人者二人出家
一人在家若二人者一人出家一人在家若
一人者不令出家何以故不使斷我諸釋種
故

佛髮部第八

如觀佛三昧經云如來頭上有八萬四千毛
皆兩向靡右旋而生分齊分明四觚分明一
毛孔旋生五色光入前十四色光中昔我
在宮乳母爲我沐頭時大愛道來至我所悉
達生時多諸奇特人若問我汝子之髮爲長
幾許我云何答今當量髮知其尺度即勑我
申髮母以尺量長一丈三尺五寸放已右旋
還成蠶文欲納妃時復更量之長一丈三尺
五寸我出家時天神捧去亦長一丈三尺五
寸今者父王看如來髮即以手申從尼拘樓

陀精舍至父王宮如紺琉璃繞城七匝於佛
髮中大衆皆見若干色光不可具說斂髮捲
光右旋宛轉還住佛頂即成蠶文又僧祇律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云佛在日時每四月一剃髮依薩婆多論雖

刺當此間三十日爲二月者白黑各有十五日 又毗尼母經云
佛告諸人此髮不可故衣故器盛之當用新
物有瞿波羅王子從世尊乞髮佛言應用七
寶器盛之供養又四分律云時阿難持故器
收世尊髮佛言不應以故器盛如來髮應用
新器新衣縉綵若鉢衣裹盛之時有王子瞿
波離將軍欲往四方有所征伐來索世尊髮
佛言聽彼得已不知安處佛言聽安金塔中
若銀塔中若寶塔中若雜寶塔縉綵衣裹不
知云何持佛言聽象馬車乘頭上肩上擔時

王子持世尊髮去所往征伐得勝還國爲世
尊起髮塔亦聽比丘持世尊髮行如上安置
彼不洗大小便處持世尊塔佛言不應爾令
淨者持彼安如來塔置不好房中已在上好
高十
房中宿佛言不應爾應安如來塔置上好房
四十一
中已在不好房宿彼安如來塔置下房已在
上房宿佛言不應爾應安如來塔在上房已
在下房中宿彼共如來塔同屋宿佛言不應
爾彼爲守護堅牢故而畏慎不敢共宿佛言
聽安杙上若杙上若頭邊眠爲守護塔故聽

塔內宿亦爲堅牢塔內藏物故聽宿彼著革
屣及捉入塔內佛言不應爾佛言聽塔下坐
食不令汙穢不淨若有不淨衆物聚著脚邊
食已持去此數有征伐人雖不見佛髮將行然有俗人好心造小像及將舍利及寫小字經卷並安頭髮內未知許不答曰聖教無文然有好心欲將經像舍利時准前
征將取世尊髮法用安置作小塔子內安彌善貧無物造亦聽淨繪帛裏內將行至處上好杙上如前安置若安髮內恐髮垢穢臭氣不淨又軍行在道大小便利急卒不可臨時解頭取之如前佛髮不許便利穢處安置准此經像亦同前法也

時節部第九

如十二遊經增一阿含長阿含等並云二十

九出家增一阿含二十年在外道法中今推

大例如來在世七十九年若二十九出家三十五成道所可化物唯應四十五年而禪委高十經云釋迦一身化衆生三十九年諸經多十九出家應以爲正故未曾有經云耶輸陀羅四十一言如來取我未過三年既瑞應經云太子年十七納妃便證十九出家是正也若二九年出家三十五成道經中益少且云二十年外道中學便是五十方始成道足知誤矣良由衆生根行不同見有同異

會同數第十

述曰謂世代流遠戎華音隔譯人不同受言各異雖欲會隨終無定准夫一代之書群賢相襲遂令亥豕換文魚魯易韻況國有中外書則雲鳥以此往求難得盡一又如黃帝三面樂臣一足言無胡漢事有楚越況邪業易聆正法難悉言有中邊迴換書之而得審定無異說者哉

法苑珠林卷第十

音釋

帖 余音切 遊 故也 陞 陞意 通 通 金 口也 錦 切 罷 唐有 牠 疾置
也 也 謹 質也 悚 涉切 嫢 升人切 亂 羊進 句 切 蝕 日
月 月 腹 肉 繖 音畿 纓 音畿 緣 緣 廉 廉 切 日 蝕 賓置
曰 也 敗 績 纓 績爲益也 膨 直也 曜 魚客切 喝 口 喝 口
上 上 哮 正作噦 才 笑切 嘘 口 很 切 破 破 破 爭
也 也 謂 謂 食 食之類也 獸 瓦土也 破 破 破 爭
七 七 約 切 皮 皮縫也 縫 士遇切 亂 角瓜攻手切 破 破 破 爭